

奥古斯都

〔英〕特威兹穆尔 著

王以铸 译



72474

K83546.72/1

奥古斯都

[英] 特威兹穆尔 著

王以铸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葆初

责任校对：魏 兰

封面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李玲玲

奥 古 斯 都

Aogusidu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新华书店 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125印张 8插页 1折页 447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7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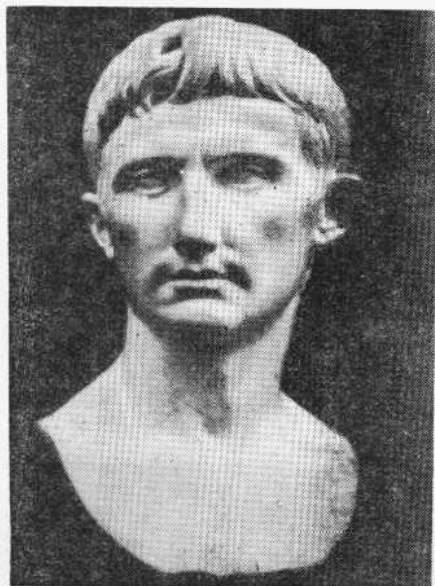
ISBN 7·5004·0228·7/K·24 定价：3.65元



奥古斯都

世界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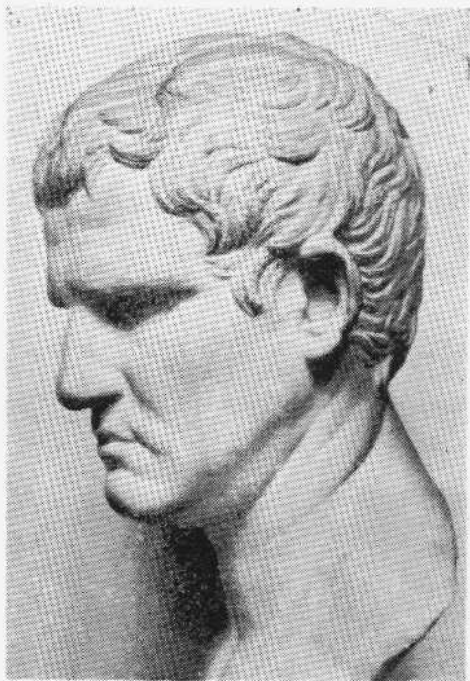


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屋大维
大维亚努斯

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屋大维
亚努斯（阿克提乌姆之战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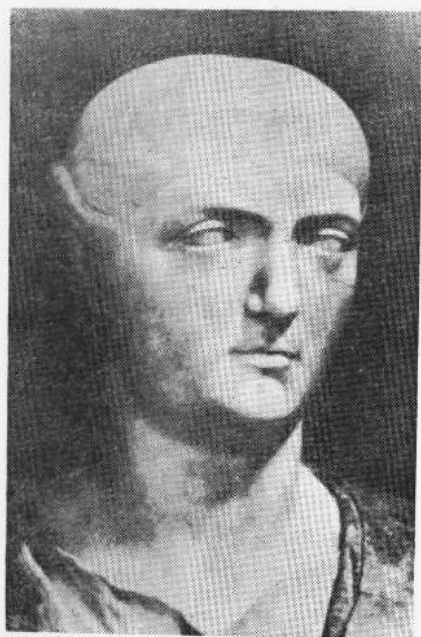


年轻的屋大维



马尔库斯·维普撒尼
乌斯·阿格里帕

阿格里帕 (优利娅之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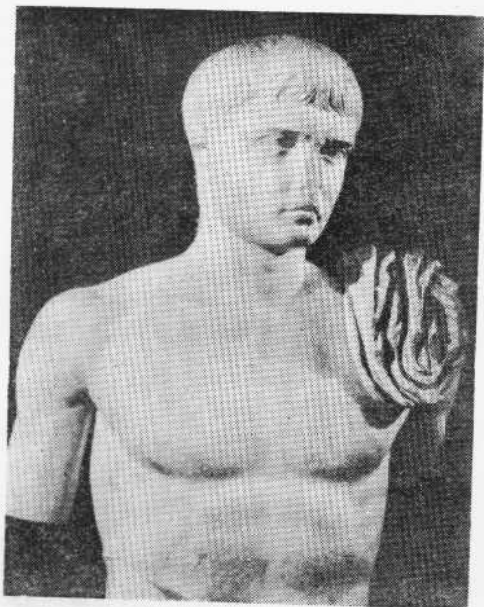
优利娅



屋大维娅

克列欧帕特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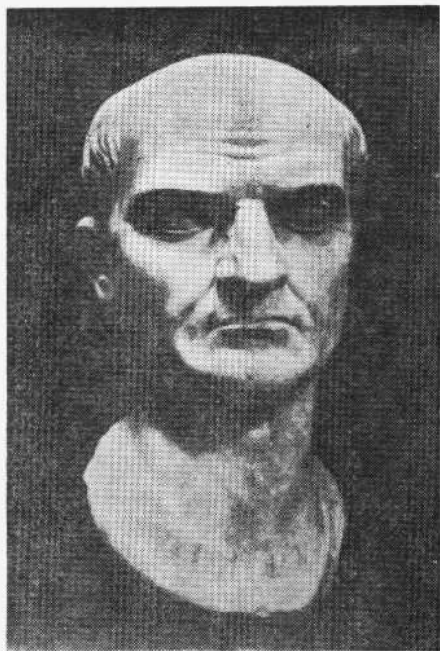


盖乌斯·恺撒



利维娅

麦凯纳斯



利维娅·奥古斯塔



首席元老

维 吉 尔



译者的说明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的世界史文献一直有不少较大的空白点需要进行大量的编写和翻译工作来填补。建国以来在这方面我们有了可观的成就，但又远不足以应付实际的需要。比如说，象奥古斯都这样的相当于我们的秦皇、汉武帝的大人物，我们早就应当有他的一部传记或评传了。我自己就曾想尝试一下这个工作。

先说编写吧，在过去长时期动荡不安的环境里，首先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其次是材料也不足。这还不仅仅是说我个人得不到我所需要的一切材料，而是在客观上，传世的材料远不足以使我们写出一部详尽的、有血有肉的奥古斯都传。这困难已由本书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看起来，枝节的部分虽可能略有充实，但总的情况并无重大改善。比如，奥古斯都对安托尼乌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阿克提乌姆一战的详细经过，就谁也说不清楚。恺撒、西塞罗、庞培、安托尼乌斯等人的比较详尽的传记相继问世；而且有的不止一种，惟独奥古斯都传却很少，看来文献不足恐怕是一个原因。任何想写一部奥古斯都传的人所能依据的原始材料就是众所周知的这么一点点，而且在这一点点当中又有相当的部分是既含混又不十分可靠的。人们虽然可以（我也可以）用这点材料铺陈成相当热闹的一部历史小说，但是我并不想写小说。

后来我又想从其他角度，从同时代其他文献，比如说从维吉尔和贺拉斯等人的作品中探索有关奥古斯都的一些新的消息。我首先在《埃涅阿斯》这部史诗上试了一下，有些问题虽然逐步深入，有了若干副产品，但要把它同奥古斯都本人直接联系起来，依然是困难重重。

继而又想先选一部外国著作翻译过来，这期间曾考虑过十几种，有的写得还可以，能成一家之言，但那些都是研究奥古斯都的学术专著，不是他的传记。而且这些作品不是太专门，就是太枝蔓、琐碎，不是专门研究罗马史的谁也不会会有兴趣看那些东西，而专门研究者自然又有能力去看原书而无需介绍了。比如，苏联玛什金的《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一书，是材料比较丰富的一部专著，但是它的缺点是平行罗列了许多事实和史料，要讲的问题反而不突出，使读者把握不住他立论的线索。我虽一直留心此事，但直到七十年代这部《奥古斯都》才在我的狭隘的视界中偶然出现。我得到本书的德译本后，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贪婪地读完了它。我并不想把这部作品说得多么理想，或者多么有文采，但作者毕竟把有限的材料组成了一部可读的传记。如果说作者终于完成了他多年的心愿，那他实际上也给读者做了一件好事。传记的篇幅适中，叙述得谨严而清楚，可以说，关于奥古斯都的主要的事情他都谈到了，这就是他的很大的功劳了。他提供了可靠的知识。至于论点，作者一开头就申明：“我的关于奥古斯都的著作是个人的，是受我个人的信念和感受的影响的。”其实哪一部书不是提出作者个人的论点，并且，既是个人的论点，那就只是供读者参考的，没有一个作者（除非他是传教士）会执拗到非要读者相信自己不可。独立思考的读者自可作出自己的判断。比如：作者在个别地方把宗教当成了历史，但我

想只要不妨碍主题的介绍，即使让他讲几句在我们看来是不够唯物不够科学的话也是无碍大局的。至于为什么要从德译本重译，理由很简单，我找不到原书。英文原书的书名就是《奥古斯都》(Augustus)，德译本的副题“世界的主人”(Augustus, Der Herr der Welt)不清楚是否也是原书的。德译者是卢特·魏兰特博士(Dr. Ruth Weiland)。大概是原文风格如此的缘故，德译本的文字比较简洁，没有德语类似作品中常见的那种冗长累赘的句子。这一点对于象我这样曾经啃过蒙森的《罗马史》的人来说，感受就特别深刻。我不能担保德译本每一句话都是译得十全十美的。有些明显的翻译或排印方面的错误，则据上下文改正，不另注明。

原文显然是给一般读者写的，所以既无注释，引文一般也未注明出处。本书虽写得清楚明白，但对于我国一般读者来说，有许多东西还是生疏的，所以我给全书作了注释，个别地方也发了几句议论。注释是为了说明事实，议论则纯属个人的，仅供读者参考，没有半点想加以引导的意思，说错了，译者个人负责，请指正。由于所有的注释都是译者加的，所以就不再在每条注释下加“译注”的字样了。原书中有些地方引用了拉丁文原文，德译者保留了拉丁原文，中译文也是这样，但重复出现多次的拉丁原文，则按照编辑部的意见，酌量删去而代之以译文，这样对一般读者会更方便些。

关于奥古斯都的名字，这里也有必要作一交代。奥古斯都的本名叫盖乌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当他的作为恺撒继子的身分被确认之后，他便继承了恺撒的名字，而叫

做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屋大维亚努斯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简称屋大维亚努斯。公元前27年元老院把奥古斯都 (Augustus, 意为尊贵的、神圣的) 的称号授予屋大维亚努斯之后, 当时以及后世便都称他为“奥古斯都”而不叫他的名字了。同一个人的三个名字代表他的三个时期, 三种不同的身分, 这是要请读者注意的。

关于附录, 我也想补充几句。

《奥古斯都行述》是奥古斯都在他去世前不久亲手写定的一个记述自己的功业以及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给予他的荣誉的记录。他曾命令把这一文件刻在铜板上, 立在他的陵寝入口处, 可见他对这一文件的重视。人们虽然从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 (参见本书所附《圣奥古斯都传》, 第101章) 中知道这一文件, 但已无从寻觅。直到1555年, 斐迪南二世派往苏丹索利曼那里去的一位荷兰学者伯伊斯贝黑, 才在小亚细亚安启拉 (安卡拉) 罗马女神与奥古斯都神殿入口处两面墙壁上发现了这一文件的复本, 并在神殿的一面外墙上发现了这一文件的希腊译文。后来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同一文件复本的片断。这是古典研究历史上一件大事, 此后就不断有人到那里去临摹、翻拓并加以研究, 而蒙森对这一文件的研究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ex Monumentis Ancyrano et Appolloniensi*, 柏林, 1883年) 则可称为集大成之作。直到今天, 还没有任何一个拉丁铭刻的重要性超过这一《行述》, 蒙森称这一铭刻为“拉丁铭刻之女王”, 实非过誉。后人每提到安启拉铭刻 (*Monumentum Ancyranum*), 实际上指的就是《行述》。

文件的复本因刻在墙上, 所以经过岁月的消磨剥落之处不少, 虽有希腊文译文可资对照, 但希腊文本也有剥落之处,

如果二者同时漫漶不清，而其他地方发现的片断又不能为之补充，那就只好由学者揣摩上下文的意思，按所空字母的数目（原刻每行字母数大体上是固定的）加以补充。这种补充虽然见仁见智各有特色，但终归是一种猜测（conjecture）。幸而这样的地方不多，所以《行述》总的说来仍是出自奥古斯都本人之手的、完全可信的第一手的史料。

我是依照洛布丛书的拉丁文参照所附希腊译文和洛布本喜普利的译文和《罗马文明》的编者刘易斯和莱因霍尔特所提供的译文（都是英文）译出的，这是我所能依据的仅有的一点材料。洛布本的拉丁文本出版于1924年，此后学术界在这一史料本身的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一无所知，但估计部分应当反映在三十年后《罗马文明》（第二卷）的译文上，因此凡《罗马文明》本译文同原文有出入或补充之处均予注明，但我无法用更新的拉丁文本加以核对，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

作者为了表示文件的庄重性，用古拉丁语撰写这一文件，因此不必要的词一概不用，不用说形容词、副词，就是介词也用得不多（维吉尔的诗歌也多有这种情况），其难解的程度不下于塔西佗的作品，一些词之间的关系也往往难于确定，真够得上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幸而经过不少古典大师的精心整理和补充，这才使我能以怀着感激的心情读下来。这个文件的注解主要取自两个英译本，少数是我个人的，不再一一注明。

文件是以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口吻撰述的。它记的只是干巴巴的事实，我给国家做了什么什么，国家给了我什么什么。他叙述的口吻，极其冷静，极其自信，因为他的地位太高了，权力太大了，他甚至不屑于表现一种洋洋自得的神气，更不屑于点出自己对手的名字。他的表达方式说明他不

愧是务实的古罗马人的典型。他在年轻时做过些荒唐过火的事情，但从他掌握大权以来，却反而表现了惊人的谨慎与克制，完全不同于一般统治者掌权后之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因此他在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长期的令人怀念的治世，绝非偶然。他不但考虑到了当前，而且考虑到了未来，他认识到用暴力和压服的办法绝难持久，所以要在后世给自己树立一个具有崇高道德的长者的形象。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人们读他的《行述》，虽然觉得他口气极大，却没有矫饰、浮夸之感，原因就在这里。

《行述》复本的正文前有一段说明，指出原文刻在罗马的两个铜柱上 (*incisarum in duabus ahenis pilis quae su(n)t Romae positae*)，记的是圣奥古斯都的功业，因此人们认为 *Rerum gestum*…云云可能正是铜柱的原来的说明。蒙森因此把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取为这一文件的名称。文件中从十九岁说起，没有一字涉及他的身世、籍贯、家庭情况、所受教育以及他同优利乌斯·恺撒的种种关系，所以严格地说，它不是一篇自传，而只是用来向后人说明自己的道义上的崇高地位的一个功业的记录。

苏埃托尼乌斯的《圣奥古斯都传》是传世资料中比较完整的一种。这里主要译自饶尔夫 (J. C. Rolfe) 的英译 (洛布本) 参考了拉丁原文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俄译本。不管人们认为它写得多么不够谨严，但它毕竟是古罗马人写的古罗马人的传记，单是作者所处的年代和地位就使这篇传记有很大的价值了。不少学者认为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史料价值不如塔西佗的作品，这当然有道理，但《行述》的发现，正好说明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并非尽是无稽之谈。苏埃托尼乌斯是奥古斯都死后大约半个世纪多才出生的人，和塔西佗